

<<山>>

##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99449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99448

出版时间：2011-7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[法] 儒勒·米什莱

页数：216

译者：李玉民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内容概要

在《山》这本书中，米什莱带着我们攀登那些纯净自由之风劲吹的山峰。对他而言就是这样，自然科学总是持续揭示进步的法则。他坚定地相信，等到我们终于相互了解的那天，我们就会如兄弟般相爱，而科学一旦阐明事物和生物间密切的亲缘关系，世界就将沉浸在一座火熔炉里。

《山》全书分两卷：第一卷描写山的各种面貌，冰川，山口，温泉，山的隆起，以及北极的冰山，爪哇的火山等；第二卷描写山中的生物，草原，森林，阿尔卑斯山的各类植物以及山地居民，等等。

## 作者简介

儒勒·米什莱（Jules Michelet，1798—1874）

法国“最早的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”。

米什莱出身清贫，对劳苦大众怀有深厚同情，他的历史作品强调人本身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反对宿命、争取自由的斗争精神。

曾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和历史讲师、法国国家档案馆历史部主任、法兰西学院历史和伦理讲座教授从事历史研究，著有《法国史》（19卷）、《法国大革命史》（7卷）等数十种经典历史研究著作，被誉为“法国史学之父”。

米什莱的散文，歌颂大自然与人类，充满馥郁的人文气息。

其中《鸟》《虫》《海》《山》四本博物学散文集，被合称为“大自然的诗”，笔意优美隽永，盈满抒情诗人无限高远的浪漫情怀，又兼具历史思辨的磅礴气势，洋溢着自信的时代精神。

译者简介：

李玉民

首都师范大学教授，法国文学翻译家，译著有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《幽谷百合》、《三个火枪手》、《基督山伯爵》、《一生》、《漂亮朋友》、《羊脂球》、《缪塞戏剧选》、《加缪全集·戏剧卷》、《艾吕雅诗选》、《烧酒与爱情》、《人间食粮》等。

## 书籍目录

序 我们的书：《鸟》《虫》《海》《山》的共同特点

## 第一卷

- 一 勃朗峰的前厅
- 二 勃朗峰——冰川
- 三 首批登临——冰川
- 四 欧洲的水塔
- 五 瑞士——湖泊与河流
- 六 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山通道
- 七 比利牛斯山脉
- 八 比利牛斯山脉续篇
- 九 博朗特泉——阿奎
- 十 大地升起——她的呼吸
- 十一 地球称为大陆的两座大山
- 十二 冰山——极地
- 十三 火山——爪哇

## 第二卷

- 一 太平区域——草场
- 二 森林——生命之树，金树枝
- 三 森林的阶梯
- 四 高山和鲜花的梦想
- 五 续篇——1867年5月的瑞士
- 六 山脚下等待——阿尔卑斯山植物之爱（1867年6月）
- 七 阿尔卑斯山脉植物续篇——山花在爱中进步
- 八 格里松斯人之路——高山之死
- 九 恩加丁
- 十 雪与花
- 十一 恩加丁的命运
- 十二 瑞士五针松树木和人的退化
- 十三 我们的时间可以回溯吗？

## 注释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卷 一 勃朗峰的前厅 圣热尔韦。

穷困，萨瓦景色优美宜人。

勃朗峰根本没有通道。

半山腰没有修建那种永远连接法国、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公路。

勃朗峰孤立独处。

必须特意前去拜见，观赏这个昂头俯视欧洲的超绝的孤独者。

我见过亚平宁山脉，也见过比利牛斯山脉，那些高山方便贸易和旅游，如塞尼山、圣哥达山、辛普朗山陡峭的魔力。

我保留了勃朗峰。

从前，那么多繁重的劳动，我又增加了一种。

我从占据我那么久的长篇史诗的深处，又抛出大胆的《人类的圣经》。

小小的书，却表现心灵和意志的巨大冲动。

我也完全跟地球一样，隆起高山，一座山峰，相当高的绝顶，能一览无余整个大地。

我十分谨慎，不去海边休息。

我喜爱海这个奇异的仙女。

海掌握生命的秘密，但是它又那么汹涌澎湃！

有多少回，它的风暴又助威我的暴风雨！

我便去阿尔卑斯山中，向静止不动的景观讨还平静——不去喧闹的阿尔卑斯山区，那里的瀑布和美丽的湖泊，终年一片欢乐的景象。

我更喜爱大隐士，沉默的巨人，勃朗峰。

只有到了勃朗峰，我才有望找到足够的积雪和休憩。

从日内瓦出发，一路经过景色平淡、相当乏味的地区，到了萨朗什，猛然发现景象那么宏伟，不禁目瞪口呆。

阿尔沃河一转弯，景色完全变了。

惊诧不已，大大出乎意料。

左边，一座巨大的山峰尖顶，瓦朗斯，由风化的石灰岩构成，高高矗立在路边，杉木林几乎支撑不住，威胁着道路。

右边，覆盖着树木的山峦，仿佛一座大型剧场的第一排阶梯座位，而在别处眺望，就会认为那是一座高山（高达五六千尺）。

然而，在那后面隔一段距离，则横空出世，巍然屹立一座大山，暗淡积雪的峰巅。

不要拣夏季少见的晴天来到这里，因为灿烂阳光会骗人，给整个地区披上盛装，赋予万物同样一张笑脸。

随意挥洒的阳光制造耀眼的魔幻，就连坟墓都笼罩在欢快的气氛中。

太阳是个大骗子（哲学证明这一点）。

在阳光的照耀下，萨瓦最穷困、最寒冷的山谷，看上去就像已有意大利特点的瓦莱灼热的山坡谷地。

我来到这里时，天空灰蒙蒙的，当地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这种天气。

我来到山脚下，能看到当地的本相，平庸而贫困，被这群高山压垮，只有阿尔沃河，一条普普通通的湍流，似乎要漫溢出来。

一座座小花园，一片片小果园。

冷杉林树木相当高大。

再往上看，便是那寒冷的巨峰。

这里竟然有温泉，着实令人吃惊不小。

要说比利牛斯山脉，那些火的老姑娘提供大量滚烫的泉水，倒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然而这里，披着积雪和冷杉林的巨大外衣，却从地下涌出热流，真让人惊异，也引人深思。

我们心中暗道：在这表相，冬季寒冷的外景背后，还有另一个在下面，不为人所见的一个人。

## &lt;&lt;山&gt;&gt;

冰层（有1200尺厚？

有人这样推测）对他来说，只是一件衣服。

一个花岗岩人埋葬在里面，是大地从前生育的孩子，从前的一声浩叹，一次冲动，向着它还处于黑暗中的光明。

不过，这颗灵魂在积雪的坟墓中，同它处于幽邃中的母亲一直保持亲密关系，一直从深处接受释放的温暖。

圣热尔韦温泉浴场景象凄凉。

一座庄严的杉树园，同一条湍急的小溪相伴。

往前走去，渐渐进入相当狭窄的山间裂缝，两侧山峦高约600尺。

溪水很凉，风也冰冷。

然而，正是从这里喷出热泉水。

完全是个奇迹。

一名渔民在这些融雪的溪流中间，偶然发现了一眼温泉。

如在从前，这足以创立一种宗教。

在比利牛斯山区，在维希、波旁等地方，任何一股水都是一个神：波尔波神、戈尔戈神，等等。

（参看Baryy的作品。

）在萨瓦地区，这些神便是圣徒：圣热尔韦、圣普罗泰。

这地方，以其苦修的特性，这样表述：“在享用上帝恩赐之物之前，跨越门槛时先把罪孽留下，留下灵魂隐秘的病症。

”这就是此地所表达的意思。

这话明智得很。

但是我不知道，这地方是否能让心灵平静下来。

这里肯定属于神灵光顾过的那种地方。

这是封闭的地点。

两侧隔绝，上方摇曳着冷杉，枝叶接近，投下怪异的影子。

雾气形成长龙，从阿尔沃河起飞，被吸引到这里，在此嬉戏而不肯离去。

这种游动变幻的景象，不知道给人以什么希望，似乎充满神秘、迷梦和幻象。

人们希望从中多看到些光亮。

神圣的光，就作为我的医学吧！

我要去见那忧郁的仙女，但是我要控制她。

走出这狭窄的山涧，再往上攀登，就发现欢快的圣热尔韦。

反差的特殊效果。

圣热尔韦非常古朴庄重。

我认为这胜过欢快。

它的美十分感人，打动了我的心。

我没有住在镇子入口，那里俯临阿尔沃河，能望见远处的萨朗什镇。

我生活在镇子另一端，住一间小房，这些景物都看不见。

这间老房的主人贡塔尔一家，正是发现温泉的人（其他人受益）。

这间房子建在靠下一点的地方，离河流近些，但是只闻流水声响，看不见河流。

教堂就在旁边，围着成荫的高树，有一座鲜花盛开的很美的墓园。

再远一点儿，湍流对岸的高山坡上，有几片小果园，几间茅舍，袅袅的青烟，杉树林。

“Finismundi”。

杉树林前下了雨，一团团烟雾，沉重的乌云，拖拖拉拉，朝我们升上来，这是一种欢快的景物吗？

？

但是无妨，我们照样感到几分愉悦。

在我们看来，生活很轻松。

难道是这里空气的效果（2400尺的高度）吗？

## &lt;&lt;山&gt;&gt;

难道是释放了内心的郁闷，释放了对看不见的一个世界的忧思吗？

压在心头的乌云飞走，飞向这些山头，飞向我望见的在我们对面浮动的大海：那云海游荡在那些人形般的怪异的圆谷上，在瓦朗斯山的针状岩峰周围，在蒙茹瓦的尖顶上。

我想到不在眼前的朋友，想到从塞纳河流域或莱茵河流域，从荷兰到浓雾笼罩的伦敦，处于低洼地带的那些大都市萎靡不振的社会。

尤其在云雾中露出一块块美丽的蓝天时，我想到这些，心中不禁叹道：登高多有益处啊！

世界如果在 这里，就能轻快而解脱啦！

&hellip;&hellip; 从巴黎到日内瓦，人减负1600斤，而从日内瓦到这里，则减负2400斤！

真正自由的地方！

海拔再低些，或者再高些，呼吸都不如这里畅快。

东家可爱的姑娘，名副其实一株杨树，因生在萨瓦而更显苗条，她和小弟弟帮着年轻的女佣做些家务，购买食品，而买东西往往要走很远的路。

我们的生活有点随遇而安，就像安东尼一家和帕科姆一家那样相信上帝，有时等待天上会掉下面包来。

雨一停，我仍在写作，但我的第二灵魂，更为年轻的灵魂，出于好奇要参观当地，便去觅新揽胜了。

它绕过教堂，走向比奥内，这是峡谷圣母村的道路，能通向意大利。

然而，兴趣，恰恰是去陌生的地方，就是要无视这一切。

同我这年轻灵魂一起走的灵魂，更渴望看一看，原先知道的也并不多。

景物还都湿漉漉的。

古老的胡桃木，我认为始自萨瓦公爵前往耶路撒冷的年代，枝叶现在还往下滴水，路面特别潮湿。

这是赶集的日子，路上熙熙攘攘，各赶各的牲口，有奶牛、绵羊、鹅，等等。

一个很老到的农民，非常精明，牵着两只好看的小黑猪，那架势就像陪伴着新新娘。

这些农民非常有礼貌，向人问好：“早安！

”女人都特别显老，心地善良而相貌丑陋（她们太操劳了！

），她们用一种母爱的目光（有时似乎有几分怜爱），看着这个脸色有点苍白的少妇，就仿佛看见一个患病的孩子。

她们微笑她在她们的奶牛经过时绕开，躲避，未免过分敬畏地给奶牛让路。

天气，也可以说五分有病，是出太阳还是下雨犹疑不决。

燕麦倒伏在田里，等待晒干，还收不回去。

小小的收获，少得可怜，要靠天吃饭。

下雨牧场高兴，满地鲜花盛开。

下雨溪流高兴，就连最小的溪水都喃喃自语，喋喋不休。

好几条大溪流，湍急的水流很有冲劲，发出咕噜咕噜强有力的声响，仿佛嫌这场地太狭小了。

它们远远从山上流下来，显然是一个更高世界的儿子。

这个高高的世界，在道路的某一拐弯处，就从侧面显露出来，一个狭角，正是比奥纳赛冰川。

这是一座金山，在阳光照耀下！

景象灿烂。

加快脚步，要走近了观瞧。

然而，这动态的黄金已经变化：一变而为白银了&hellip;&hellip;没有常性的阳光！

白银又变成普通的雪。

而这片雪，又逐渐化为铅灰色。

返程不免黯然神伤，脚步更为缓慢。

尽管时值盛夏，天色已向晚。

她回来时神情严肃，但是双手捧满了鲜花。

早晨很轻快，有点凉，但是宜人而喜悦。

面对雪的工作：今年，在8月份，雪就给我们高高的山头扑了白粉。

## &lt;&lt;山&gt;&gt;

继而，我们就拜会我们的邻居，大瀑布的冷杉。

北方这些庄严的树木，随着冰冷的湍流地处很低，又临近峰顶生长在很高的地方，围住中间的几个阶梯，保护了小果园里梨树、苹果树等更为娇弱的树木。

我们怀着敬意，拜访这些散发树脂香味的古木：它们是世界的长兄，经历了最艰难时期的多少磨难，如今还支撑着、保护着许多遭受危险的地方。

它们就像那些受苦受难、优秀劳动民众的自然兄弟。

我们同它们结成友谊。

我们对面的冷杉林，出现在我们右侧的山隅。

我们走过魔鬼桥（各国的共同名称），重又往上攀登，穿过一些果园，来到一座小农舍。

庄户挺贫穷，但是好客。

这个农民人很精明，态度十分和蔼，有了点年纪，当初在巴黎多年给人当差，将积攒的钱带回来。

他娶了一个外地的漂亮女子，生的孩子都很好看，这显得生活还有一点点宽裕，甚少在山风不太寒冷的年头。

这一家人的场面相当动人，不过，这个男人年纪已经很大了，而长子只有12岁，他能看到儿子长大干活，在母亲身边替代他吗？

冷杉林非常美观，形成一道道幽暗的屏幕，其效果妙不可言，时而遮掩，时而呈现深处的温泉；再远一点儿，那道幕明亮欢快，能望见直到萨朗什镇的旋转的山谷。

在密林深处，有些显然是凯尔特人的废墟，那黑乎乎的远古之色，衬得本来昏暗的树林越发黑暗了。

离开冷杉林，往上攀登，走到开阔的地带，只见圣热尔韦及其山谷、通冰川的道路，都一览无余。

视野开阔，十分悦目，富有人情味（这个词就全表达了）。

深谷有草地、溪流，还有劳作，用水轮驱动的锯来破开木板，小块地收获燕麦、黑麦、荞麦。

可怜的山区木屋根本没有瑞士的规模，建在很高的山坡上。

就是最高处，山巅，也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光秃秃的，以浅绿色表明勃朗峰不是一成不变的严肃面孔。

整个景象很肃穆，但是在这样温和的阴天，等待风雨来临之际，就足以令人动容了。

我们在半山腰，坐到同一块窄石上，默然无语：我们心有灵犀，用不着交谈了。

田地里有几个人，他们有些担心，都抓紧干活。

雨季又要来临，过一两个月就进入冬季。

事物都处于不确定状态，这让我们吃惊。

天气很温和，我们看到的冰川很少，仅仅一个狭角；不过，冰川蓝莹莹的眉弓，没有预示任何确切的信息。

二 勃朗峰——冰川 近观冰川恐怖。

冰川的传说。

岩羚羊猎人、水晶寻觅者。

勃朗峰的阴森面目。

雅克·巴尔马，登顶第一人（1786年6月）。

在登勃朗峰之前，我早就看了格林德尔瓦尔德1，很容易接触的一处冰川，周边保持原态，不像许多别的冰川那样，修理得面目全非，过分营造了人为的效果。

格林德尔瓦尔德冰川，我是猛然间看到的，没有思想准备，突然惊现，未加思索，也没有联想文学的篇章：文学的记忆，在这里不但毫无意义，还会歪曲真实的印象。

我的第一反应，天真而强烈，既惊异又恐怖。

清晨，我离开了喧闹的因特拉肯镇，以及汇聚在那里的庸人，来到格林德尔瓦尔德村，下榻在一家设备极好的旅馆。

一进客房，里面不亮堂，也不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；然而，店家打开一扇窗户……我转过身去。

这扇窗户，一下子灌进来阳光，在我看来，狭小的窗框漫溢进来的不知何物，庞大，耀眼，还在

## &lt;&lt;山&gt;&gt;

运动，径直朝我冲来。

的确，从未见过如此奇妙的景象。

这是一片光海，似乎就在玻璃窗外，势欲进来。

涌进来的强烈效果，不亚于一颗流星突然陨落在地球上，撞击出炫目的强光。

第二眼，我看到这个庞然大物离得并不很近。

它那样子似乎在前进，但是在相当远处及时停下，还在我步履能及的地点。

怪哉！

它静止不动，却恍若在运动中！

它行进在半路，仿佛被逮住，就地僵硬石化了。

这种景物必须远观。

近看，没有虚无缥缈的诗意，那就会觉得无比粗糙，无比崎岖，无比艰险了。

试想一下，有一条脏兮兮的白色大路，也许宽达两公里，布满深沟辙道，坑坑洼洼，极为颠簸。

从那里驶下来的，是什么样可怖的马车，或者是什么样的魔鬼车呢？

在那之间，立着许多水晶体，并不明晃晃的，倒像甜面孔，高约15&mdash;20尺，呈现一种灰白色，有一些则近乎浅蓝色，如同某种酒瓶绿，色调暧昧而凶险。

这面斜坡，显然是很大一片冰海的一次倾泻，而那冰海的边缘，看得见就在山巅，一条生硬的线印在蓝天上。

整个景象辉映着阳光，有一种原始的坚硬，是对我们居住在下面的人极大冷漠的结果，我可以这样说吗？

是一种有恃无恐的态度。

因此，我丝毫不感到奇怪，就连索绪尔 1 那样平和、那样明智的人，登上这冰川都不禁义愤填膺。

&mdash;&mdash;同样，我也深感这些原始巨物的蔑视和挑衅。

我相当粗暴地对它们说：“你们不要这样目空一切！”

你们生存的时间比我们长久一点儿。

然而，山啊，冰川啊，在我们的思想高度面前，你们这一万尺高又算得什么呢？

“我打算走到近前看看冰川，于是从村子往下走，到达边缘，深入进去。

入口有各种各样。

此时，冰川开口狭窄，也不高，外观明亮而光滑。

进到里面，处处滑溜，还有危险的斜坡，不知滑向何处。

斜坡上方，有两三层淡蓝色的拱顶，开裂的缝隙，看上去很刺眼，那种透明表示让人提防点儿。

最意味深长的，莫过于一簇美丽的花，经过多少岁月，一直镶嵌在那里，透过冰显示它那鲜艳的色彩。

在那里禁锢，就肯定能保存下去。

这种丧葬的长久展示，比任何死亡的形象都更令人惊心动魄：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永生，可悲地扮演着生命，永远也不可能返回大自然，回到休息的状态了。

山民并不像我们这样看待他们的山。

他们十分依恋，总要回到山间，并且称之为“坏地方”。

泛白色透明的溪流特别湍急，跳跃着逃离，山民就叫作“漫流”。

黝黑的冷杉林，半悬在绝壁上，似乎永远安宁，其实也有战事，也有战役。

在一年中最艰难的几个月，什么活计都停工了，山民就向冷杉林发起攻击。

艰难的战争，充满了危险。

这些树木，伐倒了并不算完事，还必须引导树倒的方向，再牵引上路，校准木头在湍流的河床剧烈的跳动（参看朗贝尔：《放排》）。

战败者往往要向胜利者索命。

树木也要索樵夫的命。

森林记录了孤儿寡母的悲惨故事。

在女人和家庭看来，举家哀丧的恐惧，就寓于那些高大的树木之上：那些披雪的树木，远远望去，黑

## &lt;&lt;山&gt;&gt;

白斑点突显了一派阴森。

从前，冰川是人们憎恶的对象，无不侧目而视。

勃朗峰的冰川，在萨瓦称作“该下地狱的山”。

在德语瑞士区，农民的古老传说，就把罚下地狱的人置于冰川。

冰川就是一种地狱。

狠心虐待老父亲，冬天把他从火炉前赶走的吝啬女人，就必遭报应。

她受到惩罚，要同她的黑恶犬一起，永无休止地在冰川之间游荡。

在最严寒的冬夜，人人都紧紧围着火炉，就能望见山上那个白衣女人冻得瑟瑟发抖，踉踉跄跄走在水晶般的冰尖上。

在恶魔谷里，少女峰时刻发生雪崩，响起隆隆的雷鸣，这正是那些打入地狱的男爵、残暴的骑士，每天夜晚都要相互撞击，撞破他们的铁头盔。

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传说，才气更高，也更可怕，以怪诞的方式表达对高山的恐惧。

山里藏满了金银财宝，由一些可怕的地精，由一个力大无穷的矮人看守。

在冰山城堡，端坐着一个冷酷无情的处女，她的额头戴着一串钻石，挑逗所有的英雄好汉，那笑声比冬天刺骨的寒风还要残忍。

冒失的汉子登上门，来到要命的床铺，结果被锁在床上，同一个水晶妻子结成永世的姻缘。

这也不能让人气馁。

守在山上的那个残忍而傲慢的女子，什么时候也不缺少情人。

总有人要攀登。

猎人说：“上山是为了打猎。

”登山者说：“上山是为了望远。

”而我则说：“上山是为了写一本书。

”我坐在桌前写道：我在阿尔卑斯山区，登高山次数之多，下深涧次数之多，恐怕不是世上所有登山者所能做到的。

在所有这些努力中，据实而论，就是为了登山而登山。

……

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不要问我你们该携带什么新书去度假，那样我就会回答：“没有什么新书。你们就带上《鸟》、《虫》、《山》，到矮树林深处重新阅读。

我可以肯定，你们会以为还没有翻阅过。

——[法] 埃米尔·左拉 米什莱的论著写得有声有色，充满了时代气息和地方色彩，活跃着历史人物的生动形象，蕴涵着作者自己的某种情怀，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，带有几分演义的性质，从文学角度来说，无疑是出色的散文。

——柳鸣九 米什莱在写作中，不断寻找自我，考验自我，同时也总在吸引对话者，引导读者的自我脱离自身，在自由中获得新生，获得自我解放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米什莱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。

——[法] J. 塞巴舍尔 米什莱的历史著作是名副其实的法兰西抒情史诗。

——[法] 泰纳

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